

221.207

Ziyou Quanli He Suoyouquan

# 自由、权力和所有权

〔苏〕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  
策尔科夫斯基 著

林 英 译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参考，本书是其中的一种。

西德《阿赫别尔格》出版社1977年版

## 自由、权力和所有权

〔苏〕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 著

林 英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4.5印张 97,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60册

统一书号：3091·485 定价：0.67元

（内部发行）

##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别洛策尔科夫斯基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曾任中央一些报刊的编外记者，在对苏联社会的分析和研究中，形成了一种“综合世界观”。本书认为，由于苏联实行全面国有化，导致在消灭产生资本主义一切坏现象的掠夺性的竞争同时，也消灭了企业间竞赛性的竞争，导致自由市场的消失，导致两大部类的生产比例失调，国家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把一切人变为不负责任的、没有任何权利、只能严格地照办上面命令的奴隶。然而在电子控制手段不断发展的时代，领导人的职业制和终身制驱赶了最有水平、最有创造力、最有知识的人。作者分析了苏联社会的“六个阶层”的精神面貌，认为人民是消极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倒退的，在苏联几乎没有未受到由于制度而造成的精神和肉体方面创伤的人，人民不能接受现存制度。作者认为，应建立一种“理想的制度”——自治制度，即建立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权基础上的自治。只有这个制度才能使人们向着最高道德和谐地发展，并借助于这个形式，在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上取得发言权，即权力——自由。自由、权力和所有权——这就是自治社会的简略公式，三者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所具备。它区别于政治民主和集权国家经济相结合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又区别于象南斯拉夫，把极权主义的国家权力同工业自治结合起来，自治集体无权影响国家政权决议的空洞的自治。这种理想的自治社会的国家机器最大可能是无党派性质的，国家和集体、集团的所有权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

系。

该书中的观点、材料对于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各种社会主义的模式，“自治”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出版此书，供有关的研究工作者和党的干部阅读参考。但书中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以及专政与民主、权力与自由等观点是不恰当的或错误的，希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斟酌、批判。

## 关于作者

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1928年生）于1952年毕业于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化学系。这正是斯大林反犹太主义的嚣张年代，结果犹太人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失业了。直至斯大林去世，犹太医生——这些“穿白大褂的杀人犯”——被恢复名誉后，他才找到工作——在一个青年工人业余中学担任化学和物理教员。

从1957—1958年起他成了中央一些报刊（《消息报》、《接班人》杂志、《莫斯科》杂志和其它报刊）的编外记者，主要负责工业和科学领域。与此同时，他发表了几篇小说。1962—1963年《莫斯科》杂志和苏联作家出版社发表了他的小说《在邮车上》。评论家们认为这是一本诽谤性质的书，苏共中央和克格勃予以追查，并拒绝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加入苏联记者协会。1966—1968年期间，他在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数学经济研究所社会学实验室工作，同时又是《文学报》科学部的工作人员。1968年苏联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审查，别洛策尔科夫斯基被《文学报》解雇，苏联作家出版社停止排版他的书和一本故事集，认为它们在思想上是有害的。从此时起直到1972年11月离开苏联为止，他一直找不到正式的工作。

1970年起，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参加了保卫人权运动和争取自由移居国外运动，他是《萨米兹达特》\*几篇文件和文章的作者

---

\*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非官方出版物的总称。——译注

者。1972年他参加了在苏共中央大楼里进行的绝食斗争，以表示抗议非法逮捕从事犹太运动的积极分子B·马尔克曼。他曾几次受迫害和预捕。

移居西方后，别洛策尔科夫斯基仍继续当记者，在西方报刊发表文章和报道。1976年他在西德《阿赫别尔格》出版社任主编并出版《民主抉择》文集，其作者大部分是具有自由主义的左派倾向的苏联新侨民。

现在，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西德定居，并同欧洲的“第三条道路运动”合作。《阿赫别尔格》出版社就是该组织的出版社。现在给读者们提供这本著作。

本书前三章是在苏联写成的，其它部分在流亡期间写成的。

《阿赫别尔格》出版社

## 前 言

1973年10月16日，我同妻子及两个孩子乘“波音—747”飞机越过海洋在美国的肯尼迪机场着陆。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环顾着周围的一切，对这个国家我是既熟悉又陌生。

原来，我父亲\*曾在这里居住多年，自然他常常给我讲起美国和所谓的西方情况。他曾作为英国海军的水手周游世界达四年之久，以后于1910年终于在美国“抛锚”了。在当英国水手之前，他也曾在俄国海军的帆船上服务了四年。他对高度、自然界和冒险都很熟悉，因为他在纽约成了摩天大楼的洗窗工。

在美国的最后几年他接近了美国第一个工人党“世界产业工人党”，在一次危机期间他参加了失业者向华盛顿进军的队伍。当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立即同许多积极的政治流亡者一起经远东回到了祖国。

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道：

“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

我的父亲回俄国后尽了一切努力去实现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嘱托，即阻止俄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他作为布尔什维克

---

\* 弗拉基米尔·纳乌莫维奇·比尔—别洛策尔科夫斯基(1885—1971)——苏联的著名戏剧家，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作品中热情歌颂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敢于提出现实问题。——译注

党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成为作家后，他又为建立苏联文学而战斗，用他的《狂风》剧本奠定了苏联戏剧的基础。他在自己的许多剧本和小说中，继续不遗余力地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等级森严。

而我在1972年，在父亲去世两年后不得不离开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土，也许永远不能再回去了。我的行程同父亲当年的行程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和他不同，我没有带来任何书面的嘱托。但是，如果我的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末毫无疑问他们会写下这样的话：“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促进在那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我的朋友没有写这样的嘱托，因为很明显，所有离开苏联的人都怀着对苏联现存制度的仇恨。许多人的仇恨扩散到俄国革命所追求的所有理想方面。这些人离开时感觉都比较轻松。然而，我并不属于这类人，而且也许永远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我父亲的异常多样而艰难的生活经验不能不深深地打动我的灵魂。我决不能把他的经验一笔勾销，而且我懂得，其中有不少是真理。这使我似乎成了两种命运，两种不共戴天世界的代言人。

我到国外不久，有一次在罗马见到季娜伊达·沙赫夫斯卡娅，她是个公主，是巴黎《俄罗斯思想报》\*的编辑。

我问她：“您不感到我们的会见很值得纪念吗？”

“哦，是的”，——她沉默了一会儿回答。从她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这使我不得不突然告诉她，无论如何，我不认为自己是父业的敌人。

她微笑着问：“您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吗？”

---

\* 这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西方的白俄侨民在巴黎创办的报纸。——译注

——“不！”

——“马克思主义者？”

——“不知道，也许一部分是……”

——“那么，您是什么人？”——她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看着我。

我那时没有找出很恰当、很确切的话来回答她。我只是告诉她，我就是还忠实于我父亲的某些最初的理想的人。后来，我找到这个很合适的简单明了的词汇：综合！我懂得了自己属于一种所谓综合的人们之列。这种人在苏联是越来越多了。

在本书中，我试图给这一新的综合世界观描绘一个轮廓，把它从苏联现行制度和苏联社会中分析总结出来。

本书大部分内容已在莫斯科写成初稿。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 第一章 制度的“奥妙”——对苏联经济

|               |     |
|---------------|-----|
| 和政治制度的浅析..... | (1) |
|---------------|-----|

1. 最初提法..... (2)
2. 主要矛盾..... (3)
3. 为积累而积累..... (6)
4. 国家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 (11)
5. 军事开支和对“朋友”的援助..... (13)

## 第二章 “群众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和他们想得到

|                     |      |
|---------------------|------|
| 什么?”——对苏联社会的分析..... | (17) |
|---------------------|------|

1. 人民是否愿意接受现存制度? ..... (17)
2. 批判谱..... (19)
3. 意识和下意识..... (21)
4. 人们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 (26)
5. 关于三个阶级的神话..... (34)
6. 寡头阶层..... (36)
7. 科技知识界..... (38)
8. 人文科学知识界..... (39)
9. “热核”反对派..... (44)
10. 农民阶层..... (50)
11. 服务阶层..... (51)
12. “莫斯科民族”..... (52)

|                                |        |
|--------------------------------|--------|
| 13. 工程师工人阶层(“工厂人民”).....       | (54 )  |
| 14. 对民族问题的态度.....              | (59 )  |
| 15. 人民消极的原因.....               | (63 )  |
| 16. 苏联生活中的谎言.....              | (67 )  |
| <br>第三章 “综合”的轮廓——“第三条道路” ..... | (72)   |
| 1. “理想的制度”.....                | (75 )  |
| 2. 意识的“悲剧”和人们需求的基础.....        | (78 )  |
| 3. 自由和自治——自由、权力和所有权.....       | (84 )  |
| 4. “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相适应.....        | (89 )  |
| 5. 几个具体问题.....                 | (99 )  |
| 6. 两种辩证的三段式.....               | (103 ) |
| 7. 同怀疑主义者的对话.....              | (105 ) |
| 8. 再回到俄罗斯的土地上.....             | (110 ) |
| 9. 苏联人是否能够实现自治.....            | (115 ) |
| <br>第四章 关于斗争的方法及可能性的一些考虑.....  | (120)  |
| 1. 两种观念.....                   | (120 ) |
| 2. 这里也需要“综合”，需要有新的“幽灵”！.....   | (124 ) |

# 第一章

## 制度的“奥妙”——对苏联经济 和政治制度的浅析

“苏维埃政权不可解决的  
矛盾不在于它不愿意给予自  
由，而在于它不能给予自由。”

A·别林科夫

苏联现行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呢？很多人以为，这没有什么分析的必要，一切都很清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例如，一些人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另一些人认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三种人认为它是失去“人的面貌”的官僚化社会主义，诸如此类。

与此相对应，在解释制度弊病时也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一切灾难都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恶劣的历史条件把政治交给了一伙党僚“新阶层”，而他们无情地剥削人民，把经济的发展都置于保存自己无限权力的目的之下。另一些人认为，原因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第三种人认为，原因在于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无道德性和唯物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制度演变的可能性及其发展方向，此问题也引起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愿意预先告诉读者，我当然不认为自己对苏联制度的机制及其它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能够给予十全十美的准确的分析。只要深入研究苏联制度的机制，就会看到其中的错综复杂性。我想，任何分析都不能说成是完美无缺的和完全真实的。但是，任何新的探索显然都在打开一个新的领域，为进一步思考提供新的方向和食粮。此外，每一个看法都反映一批人所固有的典型的观点。未来的、终归会改变苏联社会生活的活动家也许会考察一切正在传播的观点。我认为，在根治社会机体时，了解患者自己对疾病和治疗方案的看法，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下面所阐述的观点，主要是我在同工厂的人们及科技知识界接触中所形成的。

## 1. 最初提法

那末，我对苏联现行制度的看法是怎样的呢？最常见的观点一般是从它（制度）的意识形态，即“上层建筑”的本质引申出来的。例如：“共产主义要求取得全世界的统治”。“共产主义的首要任务过去是，将来也是工业化。”\*或者：“我们的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1)国际的，2)民族的，同时对老干部进行了大清洗，3)军事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铁的逻辑必然导致战争。”\*\*

---

\* 维舍斯拉夫策夫：《工业文化的危机》。

\*\* 安·阿马利里克：《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

我们不去分析这三阶段是否值得怀疑，主要是，没有什么根据证明“铁的逻辑”，因为这里没有对机制，对制度之“基础”的分析。没有这种分析，一切结论就没有说服力，倒象一个宣传公式。

我会被指责为庸俗唯物主义者：“经济基础决定一切”。可是当经济基础……还作为基础时，确实是决定一切的，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说，在社会生活还服从于“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不是服从于人的本性要求的基本需要时，事情就是如此。如果基础和结构不适应人的本性时，那么人们或者去摧毁它，使其适应人的需要，或者自己服从于“经济必然王国”。

先看看最简单的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初提法，我想不是什么工业化和全世界统治思想（许多制度都对两者很感兴趣），而是国有化，或者说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

有这样的提法：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权是自由社会的基础。而布尔什维克却“倒向”相反提法，他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所建立的结构比私有制更加不适应人的本能的需要，可是它把一切人变为不负责任的、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遗憾得很，“国有化”概念在俄国已成为现实。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都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

让我们来看看国有化的后果。

## 2. 主要矛盾

全面国有化的实施首先导致自由市场和商品生产者竞争的消失。在消灭产生资本主义一切坏现象的掠夺性的竞争（在资本积累方面的竞争）同时，国有化也消灭了竞赛性的竞争，即为提高质量和利润而进行的斗争，把生产者从依赖于需求和对

消费者负责的关系中解放出来。\*

国有化导致极大的矛盾：人们作为生产者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交给（而不是卖给）国家，同时又作为消费者（从国家手里）把这些产品再买回来。所以生产者（在计件工资情形下）所关心的只是交出尽可能多的产品，而完全可以不顾产品的质量，何况在没有自由市场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人真正关心产品的质量。在计时工资情形下，生产者既不关心产品数量，也不关心其质量。

航空总设计师o·k·安东诺夫是以其相当清醒的头脑和批判性的观点而出名。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写了一本书《给大家和自己》，其中谈到这类矛盾的突出事例：有一次一位新工人来到安东诺夫身边并告诉他，当他来到飞机厂工作时，他已下决心改变过去做法，好好干活，因为飞机总不是拖拉机，坏了，从驾驶室里是下不来呀！过了几个月，这位工人的妻子问他：“你把钱花光了，是搞了情妇吧？怎么其他新工人的工资都比你的工资多得多呢！”

“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位工人问安东诺夫——“恢复过去的做法和大家干得一样？赶计划？”

苏联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已有五十年回答不了这个悲剧性的问题。

国有化后，仔细保护生产资料的精神不见了，这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设备很快报废了。

还有，全面国有化把所有的人，包括工人和领导人，都变

---

\* 我坚持这样的看法：资本主义的竞争由两种竞争组成的——一种是（资本积累方面的）掠夺性竞争，它导致垄断化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坏现象；另一种是（在质量、种类、价格等方面的）竞赛性竞争，没有它就不能有健全的经济。

为雇工，并要求有纪律严明的集中制，即来自上面的命令（有时也可能取消）在没有正式取消以前，都应严格地照办。纪律严明的集中制在一个单位里边还可以忍耐。可是在国家这个“大系统”内有无数个单位，在这里集中制就导致：下层（即从相反的方向上来的）建议和意见不仅不能及时反映上来而且往往被曲解；生产计划很快过时，以致于需要不断修改它，而这即便是借助于最完善的电子计算机，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做到。何况材料来源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来自不负责任的领导者所掌握的情况。——结果，又是极大的损失。

纪律严明的集中制加上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又导致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丧失，阻碍新技术的推广，这意味着，又出现一个带来莫大损失的源泉。

除了这些基本源泉还要补充：为维持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而消耗的资金，以及制度的“反作用”所带来的损失（关于这点下面还要提到）。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损失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经济上的裂痕需要迅速经过集约化和扩大再生产来弥补，为此必须冻结实际工资，而这更近一步加深了工作人员对劳动成果的漠不关心。

生产在增长，集约化程度在加强，损失也不断在扩大，求过于供的情况持续不断，这一切又是加深漠不关心程度的因素。

### 3 · 为积累而积累

然而，上面所讲的只占事情的一半！人是可以劝说或强迫的，使它们在得不到满足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可是机器不一样。因此，不得不首先重视给机器和工厂供应零件和设备，这就不得不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即“A”部类生产。这样一来，工业结构比例失调，人们被迫在生活无保障的条件下生活。

正如新西伯利亚数学经济研究所的秘密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所长是阿冈别吉扬），苏联机器制造业百分之九十五的产品是用来满足“A”部类的需要（美国是百分之七十，可能估计得多了一些）。同时，苏联“B”部类的产品也有一半是用来满足“A”部类。这些数字多么可观呵！

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被竞争所控制，那么苏联经济则被需要到处弥补损失，特别是“A”部类的损失这一情形所控制。在苏联，建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其它工厂不停工。生产是为了生产，积累是为了积累，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所以我们有根据称苏联制度为国家资本主义。重工业如同癌一样从人们及自然界中榨取每一滴养料。工业具有自生的和不受约束的性质，而不是宣传机构所说的是什么“党和政府的意志”付诸实施的结果，也不是象许多批评这一制度的人所认为的是什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后果。

遗憾的是，多数人在分析苏联社会时通常只认识到极权主义国有化的后果，而对马克思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奥妙”却不清楚。然而只有认识了这后者才能解释清楚资本主义的所有“必然性”，不懂得这点就永远会陷入各种幻想之中。

一些批评苏联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为